

855.74
1204

抗戰文藝叢書

奴 隸

孫 樾 著
立 版 社 印 行



鍊 奴

——劇 幕 四——

蒼 樾 孫

獨 立 出 版 社 印 行

重慶市圖書館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二一〇五號

版 權 所 有					奴
著 者	孫 樾	校 對 者	黃 士 華	印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重慶江北香國寺上首
總 經 售	正 中 書 局	重慶中一路二一〇號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四 月 初 版
價 實 一 元 四 角					

前言

這是二十九年秋間的舊作，那時我在成都，有幾個友人發起組織一個劇團，因為感覺缺乏適合上演的新劇本，我受了他們的慫恿，便在很匆促的短時期內寫成了這個劇本。故事的構成，頗受王克道先生所撰「從偽滿歸來」一書的影響，至少其中一部份，是以此為模型的。

這劇寫成後不久，就達到了「九一八」九週紀念，我們的最高領袖，曾在這天對全國同胞播訓，詳述淪陷九年後東北同胞所過的非人間生活，其要點大致如下：

「一、偽滿行政官吏現在統計有五千四百人，其中有三千多人是日本人，高級官吏，祇有幾個傀儡，拱手聽命，依樣畫符。地方上各縣的副縣長都是日本人充任，偽警也多是日本人，所有街長村長都由日人挑選那些飽受奴化爲虎作倀的漢奸充任。層層壓迫絞殺，任何同胞要由甲村到乙村必先得其許可，即同村之非親家往來也要受監視，不得自由。尤其是搜查戶口，多在夜間，不許民家關閉門戶，敵人因此隨意出入，肆行強姦。民間受婦女，不許已嫁，或是處女，敵人要姦污就姦污，要霸佔就霸佔，含羞飲恨而死的不可勝計，其中多數婦女且去死而不可得，處境更爲慘苦。」

「二、偽滿借實施『徵兵法』爲名，凡是十九歲以上的男子均被日人視為適齡壯丁，

必須強迫征召受訓。一經被征，身體壯健一些的都被編作苦工，驅使調遣不知所往，生死亡落無從詢問。至於偽軍之中，排以上均有日人教官監視，班長均爲日人充當，發號施令都用日語，士兵年齡在十六歲與廿歲之間，個個形容枯槁，目不忍觀，而日人軍官對之恣意鞭撻，甚於牛馬。此外更強征民夫，修築工事，築成之後迫令標立木籤，寫明姓名，如有損毀，責令重修，如此輾轉供役，終身幾無窮盡之時。

「三、人民只許供勞役，作牛馬，不許自營生業，偽滿境內所有民營大小工業，非被強制收買，卽被整個沒收，悉歸日人會社經營。農民受壓迫，尤其苛酷，農田租地任意沒收，南滿沿綫以及其他地區稍爲肥沃之民有土地，盡被強迫奪取，供日本所謂「開拓民」耕種。此種「開拓民」所到之地，煙館賭窩妓寮酒肆，都隨之而來，無論農工商賈大小職業，甚至理髮洗衣廚役走卒，無一而非日人，至於原來的土地所有人——我們的同胞，則被驅至氣候寒冷之黑河充軍役，服苦工，不但剝奪其土地，且強奪其房屋，真所謂生無立足之地，死無葬身之所。

「四、所有農產無一不被日人所統制，所徵收工業產品，有所謂「日用必需品會社」與運輸工業聯合會社加強統制，民間受苛捐重稅橫徵暴斂之苦，已無購買能力，更受種種限制，甚至日用品如布疋鞋襪亦均無從購取。糧食方面我們同胞根本沒有購食大米白麵的權利，甚至玉蜀黍小米高粱，亦受嚴苛限制。大據市中之意見到滿鐵人色彩局餓殍的人民，

遼東省產米，農民對運糧機關，屢有低聲耳語，近三年來，農民得不到白麵，僅在農歷年節時，每戶購買白麵九兩，其他可以概見。本省本產大豆，但鄉民均無豆油可食，本無燈油可用。東北同胞生活的黑暗與痛苦一至於此，我們若一天不能把他們解救出來，便是我們責任一天不能解除。

「五、在教育方面，知識份子多被捕捉殘殺。中學以上教師都是倭籍，教會學校亦多被封閉。偽組織開設所謂「師道訓練班」，實施奴化教育，小學教員必須精通日語，小學校每星期須有八小時以上的日文課，而小學生入學資格且受嚴厲的限制。此外影片被「日本映畫會社」統制，圖書館中祇許陳列奴化的書籍。敵國會於兩年前設立「滿語調查委員會」仿照日本假名製成一種音標，妄名為東亞片假名。今年八月竟由該會通過，交偽民生部追令各偽機關使用，並令各校教讀，可見敵人用心不僅要滅亡我東北，還要根本消滅我中國文字與中國文化。

「……總之，敵人對我東北同胞，簡直比對待朝鮮人民還要苛刻，還要毒辣，東北同胞在此淫威之下，居住沒有自由，生活沒有自由，說話沒有自由，受教育沒有自由，婚嫁喪葬都沒有自由，甚至行動一步也沒有自由，更慘痛的說一句，就要處置個人的生死，亦沒有自由……」

中間最沉痛的一段，更說到中央派往東北觀察的某君，曾遇見一個東北同胞，很慘痛

地對他說：

「寄語關內同胞，咱們死了要作中國人。但是犧牲救國，務必勿失時機。像咱們在東北要想殺敵報國，求得光榮的死，已不是容易的事」。

由這位同胞十分慘痛的話，我們的最高領袖，便引出他文中最重要的結論。

「有力出力，有錢出錢，也要有行動自由的環境，及時發動，然後能夠事半功倍，驅逐敵人，保衛祖國，併與民族。像現在我們東北同胞，民間武器全被收繳，軍隊中間層層統制，節節監視，雖然人心未死，也有不少英勇殺敵的事蹟，但是空拳赤手的反抗，要冒萬險萬難而爲之，那就不容易驅逐倭寇，不容易制敵人的死命。因之，我們同胞必須知道我們現在雖然遭到敵人的轟炸焚燒和種種破壞，而在東北同胞看來，真如人間之仰望天上，我們現在前線將士，後方同胞，流血流汗，拚命努力，很多人爲國捐軀，因公死難，這種光榮的犧牲，在東北同胞看來，乃是求之不得，想到這裏，我們應當如何同情東北同胞的痛苦，我們應當如何珍重我們自身的責任，趁這時候努力奮鬥，不辭犧牲一切，來求我們國家民族世代子孫獨立自由的幸福」。

從最高領袖這篇播講詞，可知目前東北同胞所過的非人間慘痛生活，遠過於本劇所描寫。但幸喜我寫本劇企圖，——雖然不會圓滿實現，——是起最高領袖播講詞中最真實的結論和一致的，這或許可以勉強作爲本劇還有一些發表價值的理由吧。

討日軍奴鍊

(四幕劇)

王德園 劇本

地：東北義州縣。西、丁、丙、乙。

時：現代。

人：程毅 二十五歲——曾被日軍逮捕，飽受非刑。他過去是一個環境的妥協者。現在

趙行果

小

李鳳姑

金登瀛

三十歲——又又縣偽副縣長秋田的翻譯官。身染煙癖，貪財好色，是一個對

自己二等奴隸地位很覺得意的無恥漢奸。

奴鍊

日本入嚴重的迫害，已使他覺悟，但同時，慘毒的非刑已把他造成一個待死的肺病患者。他因所受迫害的印象過分深刻，永遠懷疑畏怯。但復仇的怒火正在迫促着他找一個「值得的死亡」，所以一得着機會，便會像獅子般的勇敢起來。

二十三歲——程毅的舊同學，他雖對自身所處三等奴隸的地位感覺不滿，但迷惘於戀愛，激發不出奮鬥的勇氣，所以習於苟安，甘於忍受。直到他戀愛的夢為環境粉碎，才激起他誓死報仇的決心。

十七歲——趙行果的愛人。是一個沉溺於愛情的天真少女。她對環境無正確的了解，但不時本能地敏感着意外危險突然降臨的恐懼。

趙蔭甫

四十二歲——趙行果的父親，以縣富人。一生孜孜爲利，因環境壓迫時懷着財產被奪的恐懼。他因想不出保障財產的方法而感覺苦悶，更因苦悶的加深，而格外剝削貧民，積聚錢財。

李大娘

三十五歲——李鳳姑的母親。她是洋溢着偉大的母愛，寄託其全生命於兒女的母親，她會爲了撫育其兒女，犧牲貞操，秘密賣淫。並曾一度爲煙館女招待。

小雄

九歲——李鳳姑的小弟弟，出生於九一八屠場被佔的同時，現在正受着敵人的奴化教育。

尤迪庵

四十六歲——XX縣偽縣長，雖極便佞圓滑，但處於秋田副縣長和日本守備隊長藤田尖銳的衝突之間，在終日假裝着笑臉的後面充滿着苦悶。

藤田喜一郎

四十五歲——XX軍守備隊長。陰險、毒辣、驕橫。他因爲爭權，十分嫉忌秋田，因爲金登瀛依附秋田，尤迪庵也似乎有些偏向秋田，同時深恨着二人。

日本守備隊排長

日兵 甲、乙、丙、丁、戊、己、

王衛國 抗日軍隊長

抗日軍士兵

老百姓

偽縣公署當差

抗日軍若干人（不說話）

日軍若干人（不說話）

老百姓若干人（不出場）

奴

隸

三

奴

鍊

四

第一幕

景：金趙兩家宅後李家左側廢園中最荒僻的一角，中央有一叢花樹，左面有一亭子，已破敗得不成樣子。亭子和樹之間有一小徑，經過很長而曲折的路，可通至園外，同時也可通至趙家的後門。右面則可通至金家及李家的後門。樹的前面有一個石凳。臺中央樹後隱約有些倒塌的臺榭假山，但不能看得十分清楚。

是初夏的黎明，在北國春之神遲遲展翼飛來。還沒有多久。開幕時，天色尚未放曉，景物一片模糊，隔若干時後始漸光明，祇聽得遠枝頭小鳥一片啾啾之聲。同時在初曉的光亮中，可看到中央叢樹雖未着花，但已一片清綠，在滿園衰頹荒蕪的景象中飽含着春意的生意。

臺上寂無一人。片時，李鳳姑由右面的小徑徐步至叢樹前。她分梳着兩條大辮，身上纏穿着北國貧家女郎半舊布製的通常服裝，但她兩只靈活的大眼，晶瑩的鼻子，紅潤的櫻唇，更襯着她彫刻般合度的身材，敝舊的服飾，仍掩不住她的美麗。她兩眉微微顰蹙，好像懷着心事。向叢樹右面小徑看了看，便在石凳上坐了下來。

鳳：（微微嘆一口氣，無聊的昂着頭，看着近旁的叢樹，細聽小鳥的鳴聲，隔了片時，自言自語）。夏天到了，樹和小鳥都充滿了活潑的生意，但這夏天好像單是樹和小鳥的，不是我們的！……（稍停）……樹和小鳥的夏天去了已經再來，我們的什麼時候來呢？

金：（突由右邊小徑上）鳳姑！好早啊！

鳳：（吃了一驚，站起回身對金）金翻譯官！金老爺！

金：好寒噤！什麼老爺老爺的？這樣涼的天氣，你坐在石凳上，不怕冰了腿麼？

鳳：謝謝您，我倒不覺得。

金：（奸邪的笑）我正要合你說話，不想剛在這裏碰上了，那真是太巧了。我上回請你上我家裏去頑兒，你爲什麼不來呢？朝夕見面的老鄰老舍，你還拘束些什麼？

鳳：（厭惡地）不敢當！金老爺！我們貧門小戶的女孩子，那裏敢當金老爺的請字。

金：又來了，你爲什麼老是對我這樣無情無義。且不說這些，你猜我今天要對你說些什麼話？

鳳：您沒有說出口的話，我怎麼能猜得着？我已經出來了好一會，怕媽在那裏找我呢，您就有什麼話也留着改天說吧。（回身欲行）

金：站住！鳳姑！我一給你說話你就走；你也未免太不給我面子了。

鳳：（勉強站住，以背對金）那麼，您有什麼話請就說吧！

金：我這話包管你愛聽，不過你為什麼背着我，你得回過來，而朝着我聽。

鳳：我這裏一樣聽着哩！

金：好倔強的孩子！那麼，我告訴你，我託人從哈爾濱帶回了不少的衣料，都是最好看的東洋花綢。還有式樣最時新的戒指，鬍子；很貴很香的撲粉，香水，鬍子……很多的東西，一時說不完，都是從大羅新化了不少錢，選最好的買來的，我都預備送給你。（坐在石凳上）你這樣一個美人胎子，正少這些東西，包管一打扮起來……

鳳：（回過身來搖手）得了，不用說了，您送我這樣多的東西，真是太好了，可是……

金：（微笑）你現在才知道我待你好嗎？可是這算得什麼，這才是好的開頭呢。你知道我看見你穿着那麼寒儉的衣服，住着那麼破舊的屋子，多麼代你難受！你只要能聽我的話，我把所有的錢全化在你身上都願意，你知道我現在手裏已有不少錢，一年還賺好幾萬呢？

鳳：（又回過身去）您這些話都白說了！

金：爲什麼？

鳳：我沒有福氣！我不配受您這樣的好意！

金：（立起走近鳳）傻話！你不配，那個配？怎樣你又回過身子去了？難道這些好東西你

都不要麼？你願意永遠穿着這樣寒儉的衣服，住着這樣破舊的屋子麼？別人代你委屈，你自己倒一些不覺得麼？

鳳：（又回過身來）寒儉的衣服，破舊的屋子，正配我們這樣貧門小戶女孩子的身份，我覺得沒有什麼委曲。我雖然感激您的好意，可是您代我委曲難受，却是多餘的。您的話大約都說完了，時候也不早了，金老爺，謝謝您，我可要走了（回身又走）。

金：回來！我的話還沒完呢。（鳳又站住）我送你的東西，你真的一件都不要麼？那樣美麗的綢子，那樣好看的指環，那樣……

鳳：（仍背着身厭惡地）不要，都不要，謝謝您！金老爺！

金：我知道了！你是一心惦着趙行果那小子，你不是不愛這些東西，你以為趙家有錢，他也能供給給你這些，你如果這樣想，你就錯了。

鳳：（憤然回過身來）金老爺，您說些什麼話？……

金：你和趙行果鬼鬼祟祟的，你以為我不知道嗎？趙家雖然有錢，都在一錢如命的老頭子趙蔭甫手裏，趙行果那小子，他能作主代你買這樣那樣嗎？再說趙蔭甫還肯讓兒子娶你這樣一個媳婦嗎？你不要想左了！

鳳：（憤極）您這話太欺負我了！謝謝您！不要再說了。您再說，我也不能聽下去了。（回身又走）。

金：（搶上前去攔住）不忙着走！我的話還沒完，你不要以為我是一個鴉片鬼，瞌不上眼。可是比趙行果那個小白臉強得多呢！這縣裏最有權的是秋田副縣長，可是秋田副縣長最相信的就是我，沒一件事不聽我的話；我說這個人今天該殺，這個人的腦袋決不會留到明天；我說明天這個人該放，那個人也決不會再在牢裏關到後天。這縣裏的事，不說尤縣長作不了主，日本守備隊的籾田隊長，也只能望着我乾瞪眼。什麼事都在我手裏，趙行果那小子要是再仗着小白臉和幾個臭錢耀武揚威，只要我弩一弩嘴，管教他吃不了兜着走！

鳳：（恐怖地）您……您……您要怎樣？

金：（好笑）怎麼？你覺得着急了！這不算什麼，我再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趙行果還用不着我來收拾哩，籾田守備隊長早看中了趙蔭甫那老頭兒幾個在城裏生意最興隆的鋪子，和離西門外二十里地連着一張山的那壹塊地。——據說那山裏還有煤礦，早就打主意算計他，恐怕今天和明天就要動手，趙蔭甫老頭兒和趙行果那小子性命都提在手裏，你還要一心惦记着他！

鳳：真的？真的？您……

程毅自左邊小徑上。

金：還有什麼假的，（瞥見程）那邊有人來了，我們再談吧！

鳳：可是……（勉強忍着要說的話，恐怖地望着金一眼，憂鬱地從右邊小徑下）。
綠：頭髮蓬鬆着，極度蒼白枯瘦，從寬大的衣領中，伸出了很長的一個頸子，像只鵝，——一只伸着頭尋食物的鵝，走近叢樹前。

程：您來了很久吧？（注視着鳳將沒的後影，看不分明，十分懷疑而畏怯地）。那個人是誰？

金：（坐在石凳上）那是一個女人，你不要管！

程：女人？和我們的事沒有關係麼？

金：（不耐煩）你不用婆婆媽媽，站在你面前的，是曾經救過你的舅父，你怕什麼？你且說，你留信在我門上，約我到這裏來，爲了什麼？我昨天到現在還沒有睡過，（啊欠，并伸了一個懶腰，像有些發鴉片癮的樣子）。你信上不是說有一筆很有利益的生意，要在這裏祕密和我商量麼？究竟什麼生意？我不是爲了這個，還不會來呢。

程：是的，我們且談正經，（看四周，警戒地）這裏再沒有別的人了麼？

金：沒有人了，你快說吧！（又啊欠，以巾拭眼）

程：（放低聲音，神祕地）有人要請你幫忙買一批子彈。

金：（詫異地）子彈？我從前雖曾幹過這頑意見，可是現在已經好久不頑這個了。

程：你不必推託，一年前，你不是還給太平川的大義字買過一批麼？

金：（直跳起來）誰告訴你的？誰告訴你的？